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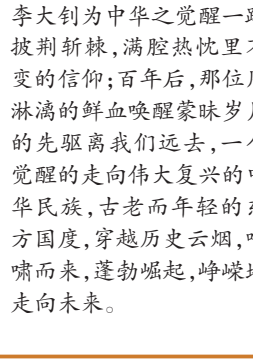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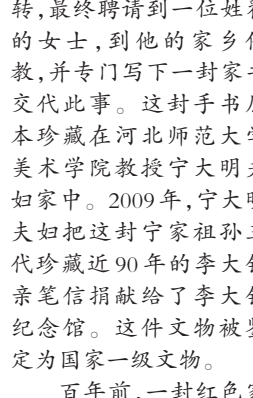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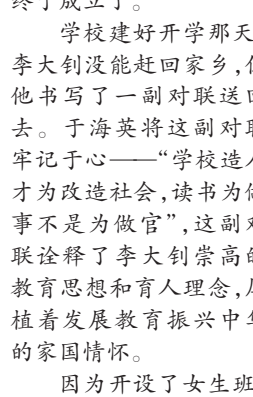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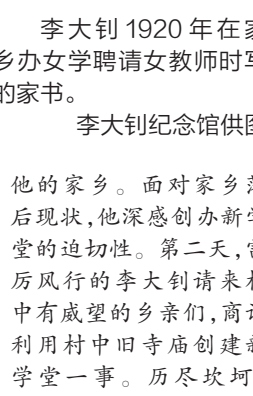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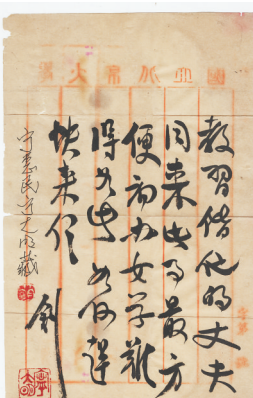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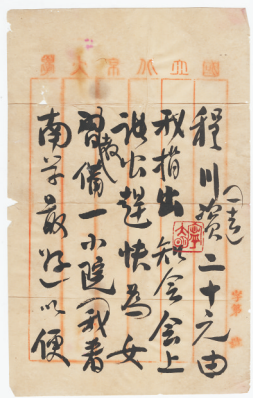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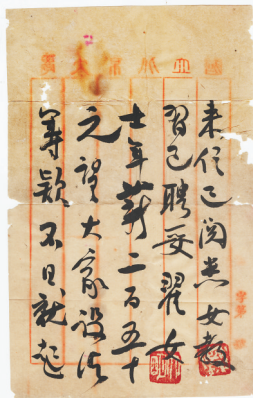
红色文物讲故事

开栏的话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一个百政党带领14亿人口的大国，奔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路上。百岁生日，奔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路上。百岁生日，奔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路上。百岁生日，奔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路上。

李大钊纪念馆

红色家书里的家国情怀



曹铮

盛夏，唐山市乐亭县新城区大钊路上李大钊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当游客经过展厅内陈列的一封家书时，总会驻足细读。这封信是由伟大的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为家乡农民子弟办新式学校聘请女教习所写的手书——

“来信已阅悉，女教习已聘妥。望大钊家设法筹款，早日就起程。川资二十元，由我捐出。知会会上诸公，赶快为女教习备一小院，以便教习偕他的丈夫同来，此事最方便。初办女学，难得如此。如何？赶快来信。钊”

时至今日，信中浓浓的家国情怀依旧穿透百年时光，让读者震撼不已。百年手书真迹留下了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切。透过这封手书，能看到李大钊对教育的重视。改建新式学堂，而且男女兼收，开创当地男女合校的先河。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李大钊的奉献精神，女教习的来往路费由他负担，这是李大钊同志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于海英曾无数次凝视这封手书，深刻领悟着李大钊对教育事业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兴国必先兴教育。一路追随李大钊的求学经历，他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初心铺陈眼前。年幼时，一盏油灯伴着他开始接受文化思想启蒙；青年时，他在求索中毅然投身新文化运动，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灵魂，是民族的未来，他寄无限希望于青年。因此，才有了1920年李大钊寒假从京城回家探亲时决定兴建新学堂的行动。

胸怀炽烈而闪耀的火种，李大钊回到他养

环？我询问了纪念馆馆长郭玉琦，他的一番话语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校名题写者刘续曾系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后的第一任校长（即被学生们驱逐的那位），校门建设之初即镶嵌上去了，后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将其封在墙里；在筹备纪念馆的过程中修缮校舍偶然被发现，得以重现天日！

历史就像人一样有意识，她懂得何时遮蔽又何时呈现。由曾经被革命学生驱逐的“反动校长”题写的校名若不被密封起来，一定难逃后世的风雨；而若不是因为对烈士的怀念和对信仰的敬仰，又难保不会被一直封禁下去。我们常说历史有吊诡的逻辑，但历史显然又有着无比的智慧。

门楼下方是进深很长的门洞，它就像一条时光隧道，穿越过去就进入历史现场；方正的院落，南北两侧的房舍仍是民国的旧物，这里是曾经的行政办公区，现在被用作纪念馆的主展区，展出的图文和实物资料为后人梳理着悠久的校史，其中“七六”爱国护校运动是展览的核心内容。在校园操场最南端，是后来修建的“七六烈士陵园”，花岗岩雕成的烈士群像与纪念碑遥遥相对，共同诠释着二师学子为信仰献身的生命真谛……

英雄已逝，英灵不朽，烈士的精神引领一代代青年为了信仰勇往直前。“七六”爱国护校斗争锤炼了革命意志，一部分二师学子继承遗志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像先烈那样为了信仰献出青春之躯。刘亚生，1927年入学，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投笔从戎担任大名鼎鼎的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据不完全统计，有40多名校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除此之外，更多的校友则用自己的才华、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民族解放、国家新生和富强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作家梁斌是杰出校友之一；另一位校友李英儒，以二师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在校内发展党员23名，创作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生动展现了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的组成部分。爱国护校斗争的历史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推行不抵抗政策，在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由于二师学生大力宣传反蒋抗日，在河北省城严重威胁到了反动派的统治，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学校提前放暑假，登报声明开除35名学生，勒令40名学生退学，并撤换校长。这一决定遭到了二师学生的坚决反对。6月18日，接到党组织通知返回学校的50多名学生组成了“护校委员会”；6月19日，军警包围了学校，学生关闭校门，不能进校的学生组成外援团在外围做工作；6月21日，军警派人劝学生离校，但学生们毫不动摇一直坚守在校内，直到7月6日惨案发生。

由于《红旗谱》的传播，“二师学潮”中的斗争细节已经形象化地深入人心，例如断粮后如何冲破封锁上街买面、外周后援力量如何隔墙给勇士们投掷大饼等，自不必在这里赘述。红二师旧址被认定为保定市文保单位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纪念馆”于2020年10月20日开馆，了却了几代二师人乃至保定人的心愿。今年清明期间，我来到这里，以参观纪念馆和瞻仰纪念碑的方式缅怀先烈。站在西下关街上，遥望那座曾经无数次进出的古朴校门，却发现高大青砖门楼上多了一行黑底金字的砖雕“直隶第二师范学校”校名，上款著题写时间，下款署题写人，行楷书法行云流水、雅致庄重。这块民国六年七月题写的校名过去是没有的，缘何现在有了呢？是为了修建纪念馆而后刻上去的吗？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对文物造成了破

坏？我询问了纪念馆馆长郭玉琦，他的一番话语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校名题写者刘续曾系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后的第一任校长（即被学生们驱逐的那位），校门建设之初即镶嵌上去了，后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将其封在墙里；在筹备纪念馆的过程中修缮校舍偶然被发现，得以重现天日！

历史就像人一样有意识，她懂得何时遮蔽又何时呈现。由曾经被革命学生驱逐的“反动校长”题写的校名若不被密封起来，一定难逃后世的风雨；而若不是因为对烈士的怀念和对信仰的敬仰，又难保不会被一直封禁下去。我们常说历史有吊诡的逻辑，但历史显然又有着无比的智慧。

门楼下方是进深很长的门洞，它就像一条时光隧道，穿越过去就进入历史现场；方正的院落，南北两侧的房舍仍是民国的旧物，这里是曾经的行政办公区，现在被用作纪念馆的主展区，展出的图文和实物资料为后人梳理着悠久的校史，其中“七六”爱国护校运动是展览的核心内容。在校园操场最南端，是后来修建的“七六烈士陵园”，花岗岩雕成的烈士群像与纪念碑遥遥相对，共同诠释着二师学子为信仰献身的生命真谛……

英雄已逝，英灵不朽，烈士的精神引领一代代青年为了信仰勇往直前。“七六”爱国护校斗争锤炼了革命意志，一部分二师学子继承遗志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像先烈那样为了信仰献出青春之躯。刘亚生，1927年入学，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投笔从戎担任大名鼎鼎的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据不完全统计，有40多名校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除此之外，更多的校友则用自己的才华、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民族解放、国家新生和富强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作家梁斌是杰出校友之一；另一位校友李英儒，以二师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在校内发展党员23名，创作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生动展现了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的组成部分。爱国护校斗争的历史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推行不抵抗政策，在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由于二师学生大力宣传反蒋抗日，在河北省城严重威胁到了反动派的统治，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学校提前放暑假，登报声明开除35名学生，勒令40名学生退学，并撤换校长。这一决定遭到了二师学生的坚决反对。6月18日，接到党组织通知返回学校的50多名学生组成了“护校委员会”；6月19日，军警包围了学校，学生关闭校门，不能进校的学生组成外援团在外围做工作；6月21日，军警派人劝学生离校，但学生们毫不动摇一直坚守在校内，直到7月6日惨案发生。

由于《红旗谱》的传播，“二师学潮”中的斗争细节已经形象化地深入人心，例如断粮后如何冲破封锁上街买面、外周后援力量如何隔墙给勇士们投掷大饼等，自不必在这里赘述。红二师旧址被认定为保定市文保单位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纪念馆”于2020年10月20日开馆，了却了几代二师人乃至保定人的心愿。今年清明期间，我来到这里，以参观纪念馆和瞻仰纪念碑的方式缅怀先烈。站在西下关街上，遥望那座曾经无数次进出的古朴校门，却发现高大青砖门楼上多了一行黑底金字的砖雕“直隶第二师范学校”校名，上款著题写时间，下款署题写人，行楷书法行云流水、雅致庄重。这块民国六年七月题写的校名过去是没有的，缘何现在有了呢？是为了修建纪念馆而后刻上去的吗？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对文物造成了破

的历史和地理坐标，进入一代代保定人的日常话语中，成为全社会不朽的集体记忆——随着历史的变迁，二师校名变动有七八次之多，但保定人只称其为“红二师”；凡提及西下关那一带的地方，都用“红二师”作地标。

这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吧！就如同我每次回乡，都觉得马善修烈士的纪念碑仍然立在太行山麓。

马善修烈士纪念碑上

“那年十八岁”的信息引起我的注意。我进一步研究考证十三位烈士的逝世周年年龄：22岁、21岁、22岁的各有三人，19岁、20岁、23岁、24岁各一人。

朝气蓬勃的年纪，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配得上人间所有关于美好的词语。这群青春飞扬、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还未来得及回忆成长的滋味和体验成人的喜悦，就已经走完了短暂的人生旅程。

面对每位烈士姓名后边括号内的生卒年月，我问自己：他们为何敢将自己年轻的身躯挺立在敌人的枪口前？他们有没有可能不死？

尽管他们已经无法亲口说出心声，但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他们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

然而，他们不过是一群学生，如何敢于冒着生命危险走上革命这条“不归路”？我们从源头追溯“红二师”的历史，就会揭开这个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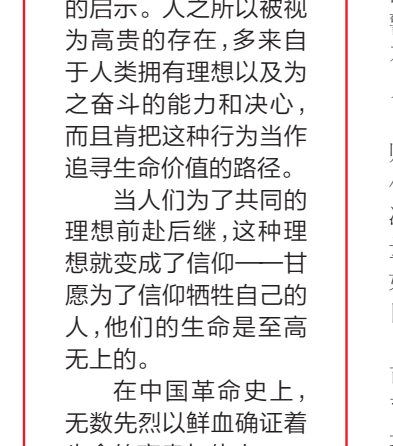
保定二师建立于1904年9月，是清朝末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举办的最早一批初级师范之一，办学目标主要是为刚刚兴起的新式学校培养师资。时任直隶省学政司督办、著名教育家严修两次赴东洋考察日本教育，参考日本师范教育模式创办了这所学校。建校伊始聘请的教习中，除当时国内学界名流如翰林院编修王景禧等人之外，还有三名日籍教习，这在当时国内学校并不多见。以后名师执教成为该校的传统，留美硕士张敬虞曾任校长，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哲学家潘梓年、国画大师李苦禅均曾在该校任教。加之二师位于省城，与京师近邻，不仅治学严谨、规划严格，而且常能得风气之先。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各种新思潮迅速传到保定，二师和育德中学、女二师等学校的师生积极响应。1919年，二师进步学生即已投身早期的革命运动中，他们深入农村和街道，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和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的道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们冲破阻挠走上街头，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军阀的卖国行径。

1921年3月，革命先驱邓中夏来到保定任教，他向学生们推荐《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二师师生产生重大影响，进步力量在二师迅速发展：1922年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发展了共产党员，1924年建立了党的支部，中共保属特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保属特委都设在该校——1928年，学生侯葆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保定市委书记，直到1929年被反动当局逮捕，他才结束了在二师的学习生涯。到了1932年，二师党组织已经把全校80%以上的学生发展为反帝大同盟、左联、社联、革命互济会、少年先锋队等的外围组织成员。

不仅如此，在新近开放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纪念馆”的展陈资料中，还有着这样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到1932年‘七六’护校革命斗争发生前，二师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响应号召，利用寒暑假回乡时间，深入全省53个县的农村地区，联系贫苦农民，组

建农民协会，举办贫民学校、农民夜校、冬学，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火种，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共计在29个县建立了党支部。”这是保定二师对河北省党的早期建设所做出的开拓性的重要贡献。因此，二师成为中共保定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基地，成为河北省广大地区的革命活动策源地和领导革命运动的核心地，故有“北方小苏区”的美誉。

在先进思想和校风的熏陶之下，二师学生感时忧国，常有惊人之举。在“七六”爱国护校运动之前，为了反对校方的独裁统治，二师学生曾经两次驱逐反动校长并取得成功。在1923年驱逐校长刘续曾的斗争中，唐澍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到天津向直隶督军请愿后被校方开除；后辗转至上海大学经党组织介绍进入黄埔军校一期步兵科；1927年受组织派遣领导陕北红军，1928年与刘志丹一起组织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并任总司令，牺牲在战场上时年仅25岁。姑且不论二师为近百年河北民众教育事业所输送的数以万计的优秀毕业生，单就其为党的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就足以彪炳史册。



永恒的绽放

寻访保定『红二师』纪念馆

曹铮

在一棵树下抬头仰望，或驻足于一丛花前，我常常能获得关于生命的启示。人之所以被视为高贵的存在，多来自于人类拥有理想以及为之奋斗的能力和决心，而且肯把这种行为当作追寻生命价值的路径。

当人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前赴后继，这种理想就变成了信仰——甘愿为了信仰牺牲自己的人，他们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在中国革命史上，无数先烈以鲜血确证着生命的高贵与伟大……



“红二师”校门